



文集卷第一

高山景透生鼎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奏議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

監押臣鼎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

下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於即位之始恭

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寬大民心說豫一



日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驩呼相慶盛矣
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
始初清明黜閣宦之詭隨者一二^人侍衛之不
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竒工者數百人天下之
士莫不知陛下之高祖宗之恭儉也前日
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
似之過使道路惴惴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
天下之民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寬沛

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
昔唐褚遂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
憲宗之盛不得歸葬何幸陛下^一日即位錫
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葬自嶺南聽子孫
叙用實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子詔書
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
國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

者之甚盛德且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
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說陰陽勝復之論
臣不敢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
明德其遠見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
災而懼曰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
德音赦宥四京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聖
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
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

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
足以奉天意也臣雖以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
何幸今日復覩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
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
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臣之愚賤輒敢
罄芹日之誠獻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詔
之萬一惟陛下赦其狂瞽財幸其一曰祇德
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

於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
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
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祇德臣聞帝王
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
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
夙夜勉、以祇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內聰明
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
雖辯智而虛己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

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
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
使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祇而力之為
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略適足以罷中國唐明
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內
外之學俱博且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
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

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陽尊賢士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平敵國而近蔽於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頽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於數百年間而元堯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於漢文居明光宮

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議者皆患漢文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愚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於德化實未與文德之意相當文非帝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夫聞賈誼之言不輕於作為不誘於功名每挺然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此漢文之所致以盛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弱於名人可喜之論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於作為自歆暴功名

於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以漢文之為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非文帝比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興而文景之風墜矣君子謂漢道於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間也武帝之材業實視景帝為優有尊詩書之名有脩禮樂之觀豈不美哉而兵窮絕域刑及反脣利悉秋毫天下騷然不勝其弊使斯民不覩詩書禮樂之有益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

集上書囊以為殿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武帝誠
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
復用則堯舜之隆且可與比治矣善乎朔之此
對直以孝文為堯舜謂唯孝文之恭儉可以救
當世之弊也使朔之對不知出於此而迎意諛
悅陋文帝之恭儉高引閭騫增武帝之盛氣則
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為漢之利
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宮中有可推者推之不
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
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
謂法祖宗臣聞人君之於國猶人臣之於門
戶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
考之舊存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
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於太

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於太甲明言湯之成
德也周公之於成王固非文武之誥教也漢宣
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
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為晚也
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祗適乃文考而後使往
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
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
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於太王王季大明言武

王之德而本之於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

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

仁宗英宗神宗聖聖相繼之盛者也後

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發揚之不暇而陋

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今之辭臣下

敷奏之言掩不發揚重老之赫奕徒誇歲月之

新美不知何說耶臣竊觀周公作無逸戒成王

歷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

公劉戒成王尊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
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
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已言於高宗曰典祀無
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
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
於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怠也施設
舉措之詳則國存史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
仰鑒國史祇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且

於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於今日乎尊賢貴士
誠於今日乎用兵用刑深於今日乎取於民者
多寡於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
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學
淑為三朝訓鑒圖既又詔富弼為祖宗故
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錄上之仁宗嘉納焉
神宗因衆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
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馬

法之弊為王珪等言 朕於是愧見文彥博珪

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 神宗為之

歎息或欲更館虜使之食饌者 神宗言故知

日變不饌為不堪是 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

也新作 原廟世王 太祖後之類又皆 神

宗奉 祖宗之意也 臣載惟 祖宗舊章有若

費而者若可廢而不可以已者務以美意示天

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 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

言其一二近而易復者如科場有 詔申重求

士之意盛 宴恤刑有 詔丁寧欽恤之意守令

朝辭 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

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

士以故貴禮義尚廉恥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

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

未聞 朝廷下一詔書勸勵風俗或求賢賞善

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以苟免朝夕為幸

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熾者河北鹽法也仁
宗嘗因王辰欽推河北鹽已而聞張方平之言
亟罷神宗又嘗因章惇欽推河北鹽復聞
文彥博之言而罷今卒推之使河北商旅失業
兵民食味不調稅入不足其不法宗祖之過
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
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讎無以決其私忿
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心知其非而諂不敢
辯當其責者義有所不得辭於是乎群小人意
得競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
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於此也然彼不祥之
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於末世
弱君強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
群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於其流及上
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不知國家隆盛
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為亦得此耶真不

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心疾首欲辭之厥路無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陳因以曉於無窮之來世竄天下之幸也彼紹聖之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勞思百度脩舉皆以固柱稷而惠百姓何所負於天下何所嫌而非謗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之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為此乎蓋甚非人情也如

司馬光之進退唯

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

序以寵其書且命侍讀以其書聞於邇英閣如

文彥博之耆舊唯

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

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恩禮莫與比者如蘇軾

之獻言唯

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于衆人必

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

死以殉我神考於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毀之

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

德之不報毀之何端耶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於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是平勃不忠於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猶武帝之舊乃罷榷酤輕徭薄賦是霍光不忠於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於五禮五

玉三帛二生一死勢尚何苦而脩之耶神宗熙寧之初鑿嘉祐治平之末士忸於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頽墮乃更張振起之適足以崇祖宗之丕謨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傳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超然燭此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祿食因

以發揚神宗魏、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
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
於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
道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顛、伏望明詔之
下幸陛下留意加察無徘徊也臣愚竊又有
私憂過計以謂陛下聰明無所牽制灼見此
一日之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未也素
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遷就其說謂前
日神武之史為誣謗之書率然委一二新進
末學重脩國史特起後世之疑也後世學士大
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惡謂
新史之公而指舊史私之不知其初固自公且
美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
謂舊史必不敢為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之
故也蓋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實史
官苟非許敬宗輩則莫之敢侮於斯也其為重

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為之地也如神宗

謂呂惠卿矯揉輕詆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

曾布惠卿自陷不羨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

石才呂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

石約王韶不以熙河實費奏聞而卒不能欺安

石之退八年而禮遇日薄富弼之死則自製

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欽仰神宗之明聖

其所聞見如此者不知新史官為神宗而書

之乎其與大臣為地而諱不書乎臣願陛下

獨運不感之智詔神考舊史並行不毀以祛

後世之疑不特當今之幸也太宗惠國初承

學之士所撰太祖實錄不足以盡創業之大

美詔張洎等重修太祖實錄與今之好問者

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

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於其間也且夫

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辯而初謂

辯謗者能免後世二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
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
帝武帝之得失無所不不畏忌至今言者曰高祖
呂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如是其止耳班固作
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
間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
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陳壽作
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
於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遷固之肆然微而顯婉
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并吳漢其如是
也豈不與天下為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謗前
烈罪遷固壽輩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然
謂歸利於民臣觀春秋宣公十九年冬書初稅
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稅什二自宣公始
也衰公十有二年春書用田賦君子曰訛其既
什二而稅田又什二而歛財其惡則不自衰公

始因有以用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辦惡如是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公至薄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田賦也董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鉄之利三十倍於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於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於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羨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微尚多有司且難于條對也不知斯民罄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

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
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於星火譴訶無所不
至惟錢是恤也凡百執事能催科歛散者為賢
不能催科歛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歛
民之知廉恥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
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亦不難乎比年文儒日盛
而廉耻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以
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蓋在於此也自古固亦
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謂而為之也齊桓公因
山澤之利盛兵車歛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關
中之饒開阡陌歛以并天也下諸葛亮因巴蜀
之產歛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
術止如是而其名盛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
景恭儉積累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百姓家給人足不啻富
矣其後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造益

鉄酒權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
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
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籞之費耳目声色
之蠹宦官女子無貨之賞而務富國者未也臣
所不忍言也 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
寸紙之出旦晝之移威信萬里禮樂法度粲然
具備而 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
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

縱度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
乎臣竊聞 大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寧
詔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
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關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
稅賦外有取於民也 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
節監權易院增課利 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
須為閭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
遣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內副使嗚呼

太宗之不植貨利又如此名器之御今上也近日

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

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

意也夫祖宗之裕於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

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樂業廬

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然殆不知帝

力也然是時亦嘗乏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經

度真宗未之許也其喻有司曰下轉運司經

度則不免後民其出帑帑以給之斯民又安得

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

無流離死亡之民此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

弊失時不語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

北荐饑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處其小郡

亦無慮萬人雖小邑亦數千人母棄嬰兒父食

壯子荼毒萬狀頗駭聞見賴祖宗含養之久

天地社稷之靈而無它也其為振濟之方雖勤

日夜無所愛惜然馭既奔者難為力拯已沉者
難為功也朝廷何不猶其本與其厚散於凶
年寧若寡取於平歲無置官以專利而歸利於
民也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
日近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藉怨謗以
為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
子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絕止令依魏宗元學劃
施行奈何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盡

收天下物貨神宗因張方平之對不鬻關伯
微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宜夫言
利者永絕意於祠廟而賤有司不能遵奉神
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廟又復奈何神宗後因
王安禮之言盡蠲市易累年之息萬計一日
之中出囹圄脫桎梏者不可勝數天下欣然
神宗即有意罷市易法蔡確撓之不果司馬
光移王安石書言光乞罷削置司追還諸踏常

平使者 主上以安在 未肯歸利於民者

神宗之意也 大抵後之善其先者 當推其意而必固守其跡 斟酌於時 不必曲徇於文 堯舜異德 文武不同 業斷可識之矣 唯陛下幸察 詔有司歸利於民 使民得自利 不勞置使者 以為德不待開府庫 以為惠 不必發倉廩 以哺其飢 上逸而下安也 或曰 常平錢二分之恩耳 亦可罷乎 臣竊以謂 常平二分之恩 實朝廷大惠

也 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 貪黷之民 不足以行法 使朝廷之大惠 為大害也 蓋名則二分之恩 而實有八分之息 何則 農民之用不足 不免稱利於富家者 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 而近舉于鄰 曠遠舉於聚落 為力甚易 其請常平錢於縣司 則有往來道路 居止舍屋之費 又出息一分也 甲頭紙筆之費 又出息一分也 設法雖嚴 人情尋常 不免之費 又出息一分也 請納之

費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訓嚴者妻孥
之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畢一歲之事如或
不嚴不篤則遨遊墟市之間顧眄之際所請之
錢空手笑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風俗滋弊其利
害輕重可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屬幼子使手
不得執錢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
視其子矣不處就田野遠城市而以耒耜鋤耨
為職而納之于邪使見異物而遷其心非所以
迪民也古之人論知人之術猶委之貨財而觀
其仁其不苟得者賢之今乃與此無知貪黷之
小民而共財不亦難乎方其請給之時不知所
害也如此及夫彼納之時賣田毀屋棄妻鬻子
鞭扑是加其害百端理無足怪也弱者由是轉
而為奴僕強者由是起而為盜賊姦黠者由是
肆其欲為隣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
得申雖無足怪亦足矜也彼如稱利於富家固

酷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蓋彼無
連甲保識之累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
識其人之面目况審其人之虛實不得不嚴于
連保甲識之令而令雖嚴其浮偽相保卒亦奈
何或一人逃亡則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則累一
鄉矣彼又無稅戶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
稅戶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歆、之者或
不可與難乎為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
欲朝暮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何必以
孟春之給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
錢或貨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縣司必
責子毋之錢一日俱至執鈔旁立庭下以待勾
稽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入不如縣司必以
二限而利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
實有所害而民間子毋相伴得其利也夫其害
之因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

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可不行何則今之民力
大屈為盜賊猶不耻况於一日縣司開府庫而
名歆惠之乎方且勞、然惠不得既得之惠不
多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勤不歆之弊
蓋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廉耻之心
猶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惠故有不之歆者今惟
逞歆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爭則不已上
不刑則不足遇有司如是乎不知有它術惟刑
之為術也蓋一人或可寬假而千百人不可滋
千百人可寬假而縣令其以身受刑乎刑其可
省乎縣令守文不肯取新納舊或許之而新不
足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四
夫之歆無以為一錢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則
何以責姑求塞責苟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
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并
之人唯患縣司散常平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

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貿易不
勞質劑皆指秋成以為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
門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
商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弊一至於此可謂
甚矣不生於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
不惜哉何時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產
民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平之利
取于民者歲復一歲不顧其弊卒使何以堪之
乎試以一邑為之言小邑歲俵常平錢二萬貫
而納息錢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
三十年後積有母錢六萬十貫矣夫三十年之
後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為
國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
可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斃其可忽諸且
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
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庫其地異矣其實一也唯

藏於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
利於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言耶然此百姓之
至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歆也何則朝廷開財
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汚媚之輩得以
民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當以重賞非
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 陛下之不可不
察之也伏惟 陛下在龍德宮時行有乞丐必

以濟之逮夫一日臨蒞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
利歸之於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之九二
見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則雲風從
而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 陛下速詔有司悉
歸利于民無曰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
月萬壽無疆之慶鄙子產乘輿漆洧之惠遠榮
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將卑之戒既罷
常平法即以提舉官職事歸之轉運司俾出利

於一孔賦用取^具于一官農民官吏各得其職將
見陛下從欲以治也今轉運司所在空乏
軍儲不支可為寒心者提舉司攘其利閉其用
也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
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于
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
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
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
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
務也蓋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
而耳目變改朝夕紛、何勞而難功耶如其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瘍手足
者或曰我能藥之砭之而愈是謂良醫或曰我
能截其手足而患無惡在其為智耶夫去差役
之弊則誠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為之則未知
其說也是二者事体雖大節雖多要可以一言

而定差役之法為民免役之法為利差役之法
若勞民而實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實病之
不可不察也何則 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
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為
釋民之物力最高者為衙前以處之民之鬪訟
侵枉不能自直者未赴愬于官之為擇民之次
有物力者為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就
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鑄磁鏹之好惡
官不能盡治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戶之長
以主張之不幸盜賊為民之害官為擇民之次
有物力者為弓手以警捕之其它各以是為率
頃不曰為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
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為
衙前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
募游手之有閑書笑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
偽之簿書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團省管以為

保雇募保正以代耆老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
一則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
多于昔時雇募游手之強悍者以為方手而使
之必得盜賊姑因方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
為利顧不曰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
若勞矣而為衙前者自以應門戶保產業少常
學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漁獵于府庫為吏人
者少時之學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詆
於簿書為耆長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不雜以
它卿而任之專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
搶攘於鄉管為方手者視鄉党隣里之害而疾
之不惜身于盜賊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賊而
資盜凡其役滿而歸息於田里優游無所復輸
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
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為市吏
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於其保初以能新

法射而得之其於巡稼穡之大利平爭訟之細
事非所習巧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
亡去凡其役無時幸其奸贓不敗露則終身尸
其祿若城狐社鼠然頌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
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職而又有大利者
五為則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夫以貨豪于鄉
里者方且趨趨頡頏僕役其鄉人之父兄而使
之躬為僕役之事陰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
今之以貨自強者田宅擬公卿僕隸如官府縱
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因之識禮
度之所設觀刑戮之所加善者勸而惡者畏其
利二也今之民遠于上不聞教化未之有比也
昔人歆謂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勞則俱
受其敗彼其役於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懷桑梓
墳墓之累倉卒之間其視利病賤與貴同憂下
與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縣稍有

一事橫決待期左右環視無一人可以腹心委
者民之視其長吏若胡越然未之有比也自常
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無限小民日以困
匱若其視田產而出力役則雖不限田而細民
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得意未
之有比也所謂游手之民者古樂也禁而遠之
今也祿而親之使民去本蕩然無反若差役而
尚土着則雖不設土着之法而游手自將復業
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賈
誼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箱篋而不知大
体魏鄭公謂俗吏既無遠慮不達大体唯奉三
尺律以繩四海之人臣願陛下不恤俗吏之
言自聖衷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熙寧
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之
禁實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職而三路

保甲教閱亦可罷去蓋三路之民力役視它路
固已重矣何可仍之其役哉其使斯民舍南畝
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撥禡之衣而服兵
戎不逞之服厭菽豆之飽而井市井之腹又非
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古之
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講武其古之講武
乎今可廢郡縣而封建棄杖笞而剗削恣倣古
乎教閱之書祖宗之所著令則今可舉而行
之也臣敢以為獻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
為一古之制也臣亦知此又陳矣臣竊聞太
祖既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
事可以為百代利者普等屢為言太祖俾更
思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乃請於太祖
太祖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飢
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
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略非臣下所

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
之安而無一日飛塵之警何勞措意于其間耶
乃者王尸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為逃責飾非
之辭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為得其
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
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嗚呼
利害之相軋如此何其危哉真畏途險轍也耶
孰為利不百不變業耶孰謂帝王之道出於萬
全耶孰謂王道易天下可運於掌耶如成湯
之不兢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下敷奏其勇不
震不動不慙不悚則法之所施得其人利固博
非其人而利亦存緩之則緩得其利急之則亦
急得其利是謂大中至正無弊之道者乃可舉
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于厚其弊猶涼作法于
涼弊將素何臣恐其初利害之雜則卒莫能純
于利也蓋利不勝害亦久矣奚獨此為不然耶

祖宗之法百年又安天下本無事何苦試以
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藥能起疾一劑而愈
不然一劑而斃誰敢試之哉昔樊噲頭得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李布謂噲面謾可斬
魏延從諸葛亮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褒斜
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
安亮從斜谷來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又豈不
審且壯哉亮謂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
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抑延不用孰謂經營
天下百世之大法及危于季布諸葛亮之用兵
哉唐太宗言李勣用兵每大勝江夏王道恭不
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之兵也唯陛下
幸察何謂不用兵臣聞平亂創業之君不可
不勤於用兵繼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
廟急賢以崇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唯日不
足何暇兵之議也於斯之時萬邦咸乂四夷屈

服罔有內外小大無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讓也
不幸而夷狄無知來內侮古今異勢或文德之
不來而以我之順攻彼之逆兵不棲刃而彼自
授首矣又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縛豚搏犬一夫
是力皆無勞於兵也夫繼世守成之君尚德不
尚兵亦已明矣臣請以唐為之言明皇沈疊社
蓆自銷其前志祿山乘昏一舉而覆兩京當是
之時天下之兵爭先甲冑不謂不衆其將則郭
子儀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謂不武其守成
則張巡許遠顏杲卿不謂不忠而成臯不為不
固潼關不為之險河北不為之守者非用兵之
罪也河北自是世為唐患而餘風被於齊魯梁
蔡皆効尤而為卯盜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
暇殆將百年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
之靈威不假天室之兵不用天室之將不勞天
室之守臣不出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諭之順以

逆即位之四年崔暉來歸我刑州王到來歸我
洛州安王來歸磁州郭誼殺劉績而澤潞平天
下方鎮一日聳然易慮奔走朝貢回鶻於是乎
破胆請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
兵之罪而武宗之興非用兵之功則兵也者以
之繼世守成果何有哉雖然武宗固武矣又得
李德裕以為之相且其功烈巍、如矣而求其
所以致其勢順而力易者實本於高祖太宗德
澤之舊而朝廷之素尊也德裕每諭河此三鎮
之使者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
官爵威命以安軍情際可見也臣故曰武宗興
而用李德裕因高太祖宗之威靈云不然恐亦
未易致此也是繼世守成之君易于為德而屏
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矣然其所以為用兵之
說者何自而發或臣知其人也蓋大臣持祿固位
之術莫如勸人主用兵功若成則謀臣膏茅有

一他人莫敢先其寵功若不成則上方以邊事責之他人不敢繼其後身死于廟堂可也姚崇勸明皇不幸邊功而相明皇四年罷宋璟責明皇兵甲不瀆軍不輕進而相明皇五年罷再相亦五年罷至於李林甫導明皇封蕃將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險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貴而無以為資乃為國生事猷開邊之謀其人本囚虜之材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誅竄擒馘亦其所分是在被得喪實無所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邊場之臣阿廟堂之好廟堂之臣後人君之歆誇大張皇隱亡諱敗至於日賀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賞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如前日將官魏釗死焉初無一人聲之者至釗之妻泣訴釗存亡於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陣亡不知此為何等語

也一將官之亡尚不以聞則卒伍之沒者可勝
歎哉今夫人孰肯鬪狗彘金玉孰肯易瓦礫奈
何以中國之尊而較夷狄之勝負棄金帛粟米
之巨萬而爭不毛之尺寸哉其勝猶不足道而
况于敗乎其得猶不足道而况于亡乎誠勝且
得矣邊境愈遠而屯戍愈多饋運愈勞中國愈
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
復奈何臣以謂靈武者太宗之所棄也代州

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棄也當時豈卒
然無說哉姑待其歸順無棄之可也且邊境之
地適彼適此亦其常事何必深讎而血戰以疆
之耶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
數十亭鄣列七八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
其於九鼎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且
夷狄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果於中
國何所重輕哉如匈奴常圖漢高祖於平城其

後數為漢惠而至襄帝時乃上書願朝吐蕃以
二十萬衆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
後盡盜河湟薄王畿而室宣宗時自以三州七
關歸有司議者其以襄帝宣宗盛于高祖太宗
時耶彼幽薊之役在晉開運時殆今且二百年
矣數十年之前猶聞彼左衽之民嘖蹙思漢邊
人多能道其語可傷也殆今寂無所聞焉者其
久而忘異鄉之悲其聞中國賦歛之重征戰之
苦而不知慕耶虜主今年八十餘矣每對使者
語及仁宗必重歡息為仁宗作忌則祖
宗之德懷於夷狄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
綏之何事於兵乎閏中兵解甲今又七八年矣
飢饉相仍米斗十錢不可得古人所歎父戰于
前子闕於後女子乘亭郵孤兒號于道老母寡
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萬里之外者不意
今日復見之也唯陛下仁慈天授念蒼生

介冑之善早下罷兵之詔實天下幸甚何謂士
得自致于學臣竊以謂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
子孔子之使群弟子盍各言爾志不必其志之
一也閔子之問子路之行冉有子貢之侃
侃夫子皆樂之豈好侃而惡行哉譬如大
匠之誨人欲圓授之規欲方授之矩其所以為
方圓之大小則不必授而大之樸斷又豈一
斧斤之力哉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
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
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
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為不得人也如
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
為漢之儒宗顯忠於漢庭也今則不然義理必
為一說辭章必為一体曰是為一道德不知道
德之一如其是多忌乎臣常謂今之學者三經義
外無義理扇對外無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謂

草野生專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歆父康

成兄子

御今止

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鄭服之

外皆讎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

自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于詩賦如宋

初揚真范鎮各擅體制至於夷狄猶誦之自嘉

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於論策乃得蘇軾曾

鞏輩至今識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

書謂之新經義唯善其說者乃中程上第苟為

參差出入於其間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

方為祿學無少長賢愚靡然從之唯恐不相勝

雖有長才者不得聘雖有知其抵牾非正者諱

之不敢言塗人耳目窺人聰明溺於傳會穿鑿

之論因使人材闕葺器職卑下聞見單陋不復

可得前月環竒卓絕之士矣仍之援釋老誕謾

之說以為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為理又使斯

士浮偽慘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議者

皆為科場者風俗之所繫公卿將相之塗今科
之壞如此何所賴而公卿將相何所選乎
古人謂衍王清之害甚於桀紂臣怨致今日
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夫陛下之所不
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常業於所謂新經義者元
豐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申道
而改路者誠以其學求之古人之書稽之老成
之論而不合故也臣愚敢為陛下申其本夫
詩書皆本於竹簡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燼
之餘漢儒固有殘經之歎而魯豕亥至于今
日滋為殘舛今之說者因陋就寡曾不省察不
亦未乎其為義說因益回舛不可一二指也而
書之失為甚蓋今尚書又出于唐明皇時學士
衛包之所定者夫新經義之說如敢于殄戮而
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
可訖老不可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誣

經害教固足以病學者矣而講筵之官將以是
說進於 斧扆之前無乃為 聖聰之感而陰
貽天下之禍乎臣前所謂唱於說者其罪甚於
王衍又以於之故也伏唯 陛下之聰明畧賜
省覽則其書之邪正無從而逃也昔虞翻疏奏
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謂吳武
烈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翻切耻之
夫以魏、 大宋而無一虞翻乎臣頃為蔡州學
官王安禮為臣言 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
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脩則今之
承學之士于三經義兢兢、唯謹不敢低昂一語
者未必當 神宗之意也况三經義行之數年
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
知古人設諸日月不刊之書其如是乎如其歲
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月乎若夫
神宗患當時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

則又中外之所著聞也如其所字說者 神宗
晉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在學官使學者紛
然異端其書古文大小篆之不倫正俗之無別
從篆從隸臨時遷就其私意破律亂常果何等
書也蓋前日三經行而出之於經皆棄大旨而
事句語有昔人年頭月尾之弊今又舍句語而
爭以字不愈弊乎字說之列學官甚非 神宗
意也其毋不當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罷而罷者

春秋孔子筆削以懼萬世亂臣賊子者也有國
者不知春秋前有說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
人臣者不知其人倫之大教也元祐之
初常列於學官矣 恐非所以尊經術
也昔彌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之周禮最
出漢末雜之以六國之制多漢儒之所論次者
或謂六國陰謀之書則過也大要歛財多貨黷
祀煩民况粹可施於文而不可措於事者也猶

以王制之所存得列於學官而春秋法王之
制及可黜乎臣願陛下博延耆儒宿學左右
勸講復春秋之科詔學士大夫不為專家之學
人得有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為聖時而出以
副明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登良
弼而相說於傅岩板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
意說之於高宗有絕世非常之謀且如何說者乃
首為之言曰不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真老夫
常談哉蓋說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
從諫而言當先天下之言而發也人君既從諫
則無所善之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復患
也說再為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王
人者恭默無為之為尚而何所事于多聞哉蓋
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
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
忠臣直士犯顏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

愆若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
吏工商庶人奴隸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
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
宗卒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
宗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
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况乎好諫納言者自是
宋家：法哉 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於圖牒
布諸闡冕者不勝舉也勉而崇之又 在 陛下

陛下甲子詔書方言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
天下之士於是欣然知陛下有意於 祖宗
之盛德也夫 祖宗故事固不勝舉而其大總
則至誠不厭者是也夫唯至誠不厭是以不獨
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下恤其私跡若
與之有間而心實受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
疑卒至於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 仁宗貶唐
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黃金既又盡介像置

之便殿潭州買珠子獄聞而謂唐介必不買介
辛顯於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振人人
恨不能見上為之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蹇
諤之進矣此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
蹇則終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榮華於順旨枯槁
於逆違者也。是是時大臣自謂當時有順從而
無諫爭小臣方且救過遠罪而不暇其敢言大
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
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
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於立法以禁
之使必不得言或興大役或起大獄或講大事
或天文變見人無愚智遠近必聞見而必言說
者乃下令曰言說某事者出賞若干其能來嘉
謨嘉猷而起幽隱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
則失^之弱則禁之易令行於一狂夫而失天下
忠良之心事滋於一日而使後生者不復知有

忠義之事士氣沮喪人、以言為諱其視

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恨

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陛下下明詔欲消

去之也臣願陛下驗諸事体大而宜必有言

者猶不聞言則閭閻之愁苦朝廷將何自而

聞之乎如前日黜后大事也中外臣寮未有一人

叩闕而獻言者何耶近如范仲淹遠如褚遂良

長孫無忌既不可得如欲陳元達輩又亦不可

得耶孰謂國家聲教如此又大而乏人乃至

此耶夫劉聰最爾偽國而有臣如此者豈偶然

哉蓋當是之時有王彰之骨鯁切直任顛之叩

顛流血陳休之奮不顧身劉士通之言不行而

恚終使元達之鳴有朋也劉士通既死陳元達

歸而祝死曰吾不能言矣安用此默、而生乎

已而元達果亦忿終際可知也嗚呼言路之通

塞豈一夫獨鳴之力哉臣願陛下詢諸廷之

臣其由諫諍而進者幾人其以面折庭諍稱者
幾人其博古今達治體善議論者幾人其骨鯁
諒直不反覆變改者又幾人大臣之中其無納
交於妃嬪者乎其無締今上於閹宦者乎其無
奸險快使讎以害忠良者乎其無懷二以沮天
下之大謀者乎今日之忠言聞與不聞宜無足
恠也陛下即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
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詔於天下開謹正路臣

將見天下之士願獻於言朝者如祖宗之盛
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厭賞諫爭之臣振
忠義之氣除謗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
使諫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
竭冊成以佐聖治也其復賢良方正之科
奈何臣切以謂科目之設能極天下之材誘天
下之忠表著人君願治之意者惟賢良方正之
科也蓋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荐之重天下之

人責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負其名者忍不以忠
直之言獻之於吾君乎由是人君數得聞其過
大臣不悞其不稱職則耻其不能言更相屬翼
匹夫匹婦得目之以申其情實一舉而衆利隨
之也故 朝廷得人共塗最盛 仁宗時富弼
張方平相繼而出唯 陛下幸察何謂貴多士
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
為相而西漢之享國最隆盛蓋漢相既如此其
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
葛亮死而蔣琬相蔣琬死而姜維相姜維乃以
蜀漢為墟矣蓋蜀漢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則蜀
漢之乏人可知也使蜀漢世世得人姑如琬輩
則垂卞之魏何有於全盛之蜀哉况其如亮者
乎唐太宗明斷而宣宗亦明斷太宗節儉惠愛民物而宣
宗亦節儉惠愛民物當時切謂之小太宗而治

亂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
王魏之屬上下相與之誠心無二宣宗之時無
多士之稱而自敏中令狐陶之輩畏威防孺之
不暇是其分也然則國之多士可不貴乎仰惟
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叅知政事四三
人樞密宣徽使四伍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
舍人七八人內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
如西京河陽鄆許陳蔡襄鄆之類節度使、相

旌旆相望其盛哉如是尊

朝廷鎮萬邦威

四夷長君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寧也大臣出鎮

多開御筵或賜之御使詩相過関有司供

帳中使問勞相繼下至刺史縣令有以優異之

於是乎卿大夫雍、相賢耻言人過唯患不得

士以報國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

忌疾之嫌明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

聞也仁宗已患近歲大臣體輕議者以當時兩

制不滿五十人為陋不知今日視仁宗時大臣又孰輕重而兩制又孰多少耶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柄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為自弱乃如共耶意者大臣持祿固位歆死于富貴不肯與人同升於人主之前謂已不敢分權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亦不敢沒公議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於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孰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中曰可用矣而或指其陰過摘其徃行上之人不為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國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

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癯終身者是刑憲之
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選可下
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應其格
者上下無異論不應格雖曠官敗事曰其如格
律何如閤門祇候舉有邊功之人州學校教使
之就程試尚書侍郎分行守試三等之外又有
權入一等及第高科者為文章能斷獄缺財者
為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進

野無遺賢頌矣當是之時豈真無遺賢也哉於
是數日之外又有一大弊是所以為衆弊之源
者曰專用一相臣敢為陛下言之蓋國家
既有宰相執政官之異數則門下中書侍郎左
右丞雖皆為陛下之股肱而勢之相遠甚不
同也如二相則其謀參其勢分其善不居其惡
不可容一人主之聰明日開而人材因之而進
非一門也如一相則其謀決而不參其勢專而

不分善則居之而至於上亢下忽惡則無自而
暴人主之聰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門出也
其弊豈不大而為衆弊之源乎夫自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而來二相之制尚矣
其後曰左右相左右僕射之類名號雖不同大
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論一相為之
言不知荀卿所謂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者正
以其數之一手如其不世之業資於一相者古

亦有之則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此又
下之所宜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
笑何必士之多乎臣切以謂官冗之弊者流外
所入之不登邊功所賞之今上御各不法官資格之不
次內降所命之不已閹官任子之不禁使臣
換文之不實紛然蠹我名器非謂要官名流之
多也陛下即位之初灼見侍從之闕員詔
舉可入選者二十人天下聞之莫不為陛下

喜也唐趙憬號稱精治通常以國本在選賢且
補缺員以育人材沈既濟良史也亦曰廣聰明
以收淹滯先補其缺 陛下誠得之也然又未
聞用之耶今上御各不輕授歟人之不足授歟則臣願
陛下博于求賢而優用之無累於四者之弊
復賢良之科盛儒館之選詢 祖宗用人者凡
塗按 神考官制所立之員凡人則天下之材
不可勝用而 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歎速無好

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
其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
以周宇內而羨有所屈焉者無他故也歎速好
名二者之累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為痛惜者
也如漢明帝時講禮明度斷獄得情魏居前代
十二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
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內外悚慄爭為嚴切
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

化宜少寬假幸不誅辱而亦何補毫末哉欲速
之累其如也後魏文帝屈然擅中國之統禮樂
風聲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意尚名飾情干
譽自講喪服何如孝理於民親問百年何如鑿
輿不動設食於道何如水旱不愆賜杖於家何
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唐文宗
之急近功隋煬帝之自許如堯舜則乃無足惜
者也彼願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
身之優逸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
之無憂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寬大政
事簡易崇尚平康老成進而頑童遠忠厚行而
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寢而後則
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
乎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
夷路狂生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愚夫妖
人慶雲甘露之玩不為瑞冒羨 諾之輩聖德

頌不敢以前 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
間實有所惠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於
歆速規、自困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
為之顛倒而智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苟
且誕謾之弊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
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是矣其累於
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頌也惟
恐其行之不動而塗之遠則弗恤也事既可而
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其能勝也寧受
欺於閭官小人而不欲見規於忠良輔弼過舉
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已而
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于此
者可不惜哉恭惟 陛下富有春秋建德於不
可傾之地玩言于無所弊之場則不疾而速歆
避名而名且歸之也直宗澶淵之後諸將請因
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掩手而使片馬隻

輪之不及 真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 仁宗
宜自行威斷 仁宗曰朕在位久於天下事試
諳之若事 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
力爭或憚於改過未之可也嗚呼其累於斯二
者乎於此 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
者也唯 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 明詔求
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
以奉 明詔之萬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違而

忘其身之不能言狂瞽不識忌諱唯 陛下赦
其萬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之為更改者
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實緹索去之也臣之所陳
或有取於萬一而皆輿人已誦之言 斧宸已
決之議如鷄第二鳴雖不足以起及亦未為不
知時也萬一無取不足以為土埃之助 陛下
幸赦而容之然後之能言者為 陛下言之亦
未為晚也漢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輒停輿與

之語是非皆稱善後乃卒得賈誼豈曰無補之
乎臣愚千冒天威不識忌諱不勝惶恐戰慄
待死之至臣說之昧死再拜面貽黃云奏為應
詔實封言事別貽黃云臣愚所陳皆當今
之急務天下之大利害仰惟陛下明聖願治
輒敢干冒上進以奉明詔之萬一別貽
黃云臣狂瞽獻言不識忌諱徒知聖君臨不
諱之朝盡言而忘私伏望陛下特賜

睿覽留中不付外

文集卷第壹

文集卷第二

高山景迺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奏議

靖康元年應 詔封事

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
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下 陛下此者皇天眷命
陛下即位之七日 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
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隨

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
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小醜矜棘入塞擁馬
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
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
乃一日有斯酷即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
無下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于國
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
聖相繼重光治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知
或有天子坐廣內朝四夷而牧萬國曾不足
以為輕重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平昔僕役
高麗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
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血孰甚於
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羨士壯夫而述視
樵牧思謀妾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
况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迺咸平景德之際極
禮樂文章之譽曾祖宗懿實元康定之時專任

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
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
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 詔有封事
蒙有司第臣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
許仕宦而擯斥卑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
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
曰 國家 累聖功德巍、無所與二而近日
諂諛大奸獨推尊 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
廟而下同士庶祭行于寢乎二曰自古襄世暗
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唯秦
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內外罔有一人
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諂諛大奸濟
以凶暴徒以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 先帝
之明也臣愚欲因其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
顧卞和之玉再剛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 明
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

觀戊申大赦封丞逋適齊民又安凡有血氣
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
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教
文有新邊之詔讀者疑焉識者則歎妄以謂涿
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弃之為新邊也既
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
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為府
而未幾乃自國中弃之為新邊也耶嗟夫斯地
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
艱難之業其可弃乎嗟乎誰為陛下而為此
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
又為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
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
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
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
之司兵有周亞夫禁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

謂今之日有人無人乎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
老不能默已謂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
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
作翔問二篇因社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
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
而河北能為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
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
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
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
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
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
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符
堅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季氏之後唐石氏
之晉劉氏之漢其國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
氏之魏強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強於字
文嗜咸之周其迹照然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

河北之形勢臣敢

陛下畧言之陛下幸

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
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遠古唯事與國家造
卯相因者則不得而畧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
實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
漢禍亂于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
而師之日出四壘奔北為我有宋驅除晚以
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閔繼取瓦

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弃之以為
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又臂也何則契丹之所
盜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
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北河北方鎮中盧龍亦
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韓博田承嗣鎮冀王武
俊之北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蓄凶謀前有太
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以
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于

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搖乎魏博鎮冀之上并
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
真小醜者譬之黠鼠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關
則遊粟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
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間

也世宗常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蒿之中而
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
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

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
而弃之於一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
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有梁漢璋覆師於高
陽閔遂使契丹侵鎮宗入京師縛晉帝而此其
在咸平中康保裔敗於高陽閔契丹遂得犯澶
淵倘如康保裔無高陽之則不勞真宗皇帝
為澶淵之役矣高陽閔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
重如此忍論高陽閔之存亡邪廟廊之上肉

食者宜為 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其
軍甲兵推于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客三年
不得上之語况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
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
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為勤王
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
不幸石普之梁漢璋敗於高陽契丹遂得犯鎮
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全為入
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唯是張彥澤杜重威
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于契丹而中山李高
者納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
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
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於高陽而定州
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 直宗皇帝革輅親征
而傳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不騎雷斯
之時遠近智愚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

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
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
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
窺哉蓋潛竄白首老將耳目親晉接關運之禍
變今生擁十萬精兵以克中山示怯於契丹勿
擊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脫彼豈能至澶淵
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
萬畜銳請戰之師一擊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
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
我以女師覆其歸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

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傳潛也哉

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於群策而決意親征
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傳潛
之不濟師窺、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
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為能用中山之形勢
也何則在戰國介于趙魏之間屹然自成一國

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之時每時防秋之兵全師聚於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為多畜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往之而未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

宗為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亮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諭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謀侯霸崇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

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為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獫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羗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群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破北虜於雁門關南

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後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冑曹彬潘美郭進奇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北狄乃降維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或為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之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河北之銳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

地今奔之矣而青州賊盜又熾又未必有如唐
之兵重也邠寧之兵凋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
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
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為能
言京師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仁宗時尹洙
又能言京師兵制出于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
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于斯也奈何初變
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

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
之形勢臣愚畧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

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今上御名一嘖一

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於一嘖一笑孰輕
重哉謂此小醜為有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
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
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惟石塘
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妻契丹

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絕避
險疆場不易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
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果執怯而孰
勇哉。但聞渤海高者，虜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
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麗以臣
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
昔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於敦化之初也。其後
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亦自絕於中
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
於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凶謀傾奪，契丹之
國出其故君，定其寶貨，而豺狼之號不能自已。
遂歛陸梁於中國，哉。在祖宗時嘗未寇豕白
沙寨，路略官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
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
貢，而渤海之酋為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
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

與三馬百人多少在 祖宗之令當如何哉議
者曰乃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
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
師則吐蕃望風遯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
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
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
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警懼 陛下增
修盛德嚴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御之術
三鎮已復歸於職方氏矣顧惟踈遠小臣必待
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虫共慶也雖然臣猶
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
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
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規之言
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
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黠牧
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 陛下

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帥師苞拯之明
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
也然而此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
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猶見於變亂之後猶之
治兵也漢路溫舒常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
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
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
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
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
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內是以囹圄
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遠不及高祖
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
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
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其者不在仁
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者實為吾仁宗而云

爾也核而論之仁宗於斯大德加以嚴恭寅
畏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二
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或異端孰如仁宗在位
四十二年日今上御名一日圖治愈切言求愈
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
後不知果又何如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
文之臣畧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仁宗初相
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富弼
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
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
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
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
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
蔽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之時也倘或不然使梟鳴嘉禾之上蛭毒清池

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
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遜段珪曹節輩兗閻為
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
元戴盧杞為相而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
恩輩兗閻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
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彞倫攸斁之時也嗚
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

世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
至愚不願國家獨以將稱而無相也昔者賈
誼慟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于衰世
不勝其憂也當今執事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
固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利不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享
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
下是謂得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

人信順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子是乎得
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過則善亦
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
為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
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
以中正歸之於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
臣愚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
謂朔問二篇者今輒隨封事上進以備乙夜
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下之幸甚臣說之昧
死再拜

朔問上

或問唐杜牧言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
不霸其說果是非曰牧之意勤矣其論失之過
而不審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河北為能制山
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於山東也我至於
牧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

則是也。牧曷不曰河北者天下之脊也。有大徑
為地喉。有大陸為地腹。其勢足以吞天下而容
天下者也。况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失河北
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
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
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
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是何也。自周不王而天
下分裂。六七其敵國。三曰秦曰齊曰楚。其與國
三曰韓曰魏曰趙。其附國一曰燕。趙魏三者
皆在河北。而趙為約長。與秦則秦重。與齊則齊
重。與楚則楚重。彼虎狼之秦。欲搏噬諸侯。一擅
天下者。累數世而未得志也。逮夫始皇二十五
年。滅燕滅趙。乃明年滅齊。降魏。逐燕。天下改諸
侯為郡縣。銘金人以視得意矣。二世之立。盜賊
相隨而起。陳勝雖首兵於楚。而張耳陳餘立歇
於趙。天下之心始爭王矣。當是時。所謂河北軍

者為最可畏也項羽渡河與秦軍遇九戰絕角
道大破之于是乎楚兵寇諸侯秦之失天下自
此其決矣是河北為秦如此也漢高祖之興非
勝廣之勢且無餘耳之交未嘗一日申于楚雖
先入關而不得王其危甚及乎命韓信曹參張
耳帥師伐代獲夏說遂伐趙獲歇殺陳餘以張
耳王趙由是信得以襲齊殺楚龍且越明年五
諸圍羽垓下而滅之漢於是祖三宗燁其盛

矣不幸中間盜于新室更始庸孱不足以奉君
天下光武崎嶇北渡河其窮自稱即即使者而
屬為北道主人者不知凡幾人也不意漁陽上
谷之突騎精兵良為已來乃取即即殺王良敗
銅馬於鄆在鹿城敗責犢於大射在武德敗謝
躬於鄴由是鄒禹克河東寇恂克河內遂即位
於鎬在高邑光武既以幽冀兵中興漢室乃立
營黎陽以畜河北精銳謂之黎陽營其視河北

未嘗不少在意也其後子孫不知祖宗王業之本河北為袁紹之室矣曹操雖自視英雄而切齒不與俱生者唯紹矣紹死譚軍黎陽與尚爭冀州是二孺子者實自屠剪以為操之奉操得黎陽取邯鄲取鄴牧冀州卒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并陵平原十郡封魏而亡漢矣是河北為漢又如此也晉因隋以一天下才二十年趙王倫內闔成都王潁

外潁潁軍次於朝歌惠帝以十萬之師次于安陽潁以石趙來戰王師敗績于蕩陰惠帝裹瘡流血僅以居於鄴而王浚劉元海石勒汲桑輩皆為潁而飛揚于河北潁初利群胡以為一身之爪牙而不知其後卒移天下之荼毒永塗鬼車人自王視中原如無人境晉才阻江而有之是河北為晉又如此也隋文帝以后家之勢竊有移周宗之謀而忌尉遲迥在湘州據趙魏

之士未敢發也。及以韋孝寬取迴殺之資，相州之勝，其取周如拉朽。遂滅陳，一天下。煬帝忘滅陳之師，遊溺不返。楊玄感、李密、摩訶于黎陽，王須拔、歷山葦、飛潰于燕趙，以蹙揚州之禍。曾不得一杯土，以自覆。寧論隋室之存亡乎？是河北為隋，又如此也。唐興，楊玄感、葦驅除河北，其定中原甚易。既殺劉黑闥，平河北，遂一天下。明皇以声色喪其神志，相牛仙客而將安祿山，招何北之禍。虎牢失其固，童關失其險，兩京七廟一日丘墟。帝僅以身還自蜀，而河北卒復。不歸于朝廷，蓋往時安史之禍猶太。陽病者勢雖危，而湯液亦易為功也。唯是僕固懷恩、養寇自資、留賊遺君父以祿山之黨、李懷仙、李寶田、臣承嗣、薛嵩、華分帥、河北天下謂之四寇者，其病猶殄。殊人雖亡而厲氣不已也。其後朱滔、主盟以冀王田悅、以魏王王武俊、以趙王、又以建興王李

希烈天下謂之四叛雖有馬燧為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益堅悖亂之志又其後朱克融囚張弘靖王庭湊殺田弘正天下謂之二寇雖有李光顏為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徒使姑息之風益熾又其後城堅社老風雨自神不復知有朝廷朝廷益弱而馬燧無子李光顏無孫彼狼子豺孫豨且健也百餘年間朝廷固無一失渡河而河北三鎮按重兵視本

朝塗塵之警播遷之虞亦未嘗有一人勤王者卒以佐朱溫亡唐焉當時諸鎮跋扈者倚河北為城社要之即節旄者竊援河北以自張大不與河地締太上御名者不足以取重于朝廷朝廷或增一城浚一池而河北怨怒上聞即日為之罷役或興師問罪他鎮而河北必來撓王師朝廷於是声河北之異禮而示諱執政謂為當然而恬不怪議者惜焉馬燧勢可以破田悅而

逸之蓋燧自知其^有所不可者憲宗能誅元濟而
又不能不救王承宗武宗歆伐澤潞而先姑息
魏鎮則河北為唐又如北其甚也故曰凡有天
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庸不
然乎又如桓溫劉牢之劉裕經營中原傾國為
力有將有兵驅海島而來勢若壞山人皆樂聲
教而厭腥臊為日已久也奈何溫敗于石門牢
之敗鄴裕不守關中竟不能成天下之功皆以
不得河北而失天下也所謂凡有國者得河北
則立失河北則亡者苻堅之秦取燕慕容暉而
立拒於燕慕容垂而亡托跋之魏取慕容寶而
立分於高驪而亡朱氏之梁婚魏先梁而立失
魏失相而亡李氏之後唐得魏滅梁而立契丹
入自河北而亡石氏之晉以河北奉契丹而立
李殷納契丹於定州張彥澤以契丹犯京師而
亡劉氏之漢委河北父事契丹而立郭威起於

鄴而亡也所謂其雖國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
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者曹氏之魏強于劉氏
之漢是也所謂其國雖無道而失河北則弱者
高氏之齊強于宇文氏之周是也嗚呼河北為
天下之勢重輕如此君天下者今上御名之哉
共惟我舊祖亦自此征不戰而受天丕命

朔問下

或問河北重于天下如此宜夫本朝待河北

之尊其命帥遣使凡百非他道比其優河北之
民者所以厚天下之本也奈何近日事勢舛特
大河為患頻歲而未知導之、方曰河北有大
患二而河不與焉或問大患二何曰一曰外患
將起二曰根本方蹶何謂外患將起大凡君子
相與則能始能終君子而與小人交則小人卒
以君子為可欺而殘之况以中國之尊交於契
丹而謂可以久而敬乎契丹自澶淵之盟到今

九十有八年矣可謂久矣古未有也 宗廟社
稷之威靈於是乎在然今虜主鴻基者與有力
焉塗路之人皆融虜主雖生羯犬之御為人仁
柔諱言兵不喜刑殺慕 仁宗之德而學之每
語及 仁宗必以手加額為 仁宗忌日齋不
忘嘗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
世生中國其用心蓋可知也虜主今年八十有
餘矣不幸無子監往時其叔元宗竊發之禍約

東其孫燕王者甚至唯恐其不類已也燕王少
時亦有令譽推傑可畏今其為人殘忍好殺真
黠之性也日夜惟田獵是好挾弓為戲自視
年齒既壯而志不得逞益復恣睢猖狂動多不
義日者無名類黠集駿馬是有器也彼有永豐
庫者儲中國百年之金幣不知其幾多也虜主
未嘗輕用一毫如燕王一日發之以資南入之
計是有財也加之上下同欲天性能平善喜兵

戰雖見童婦女亦武而善騎不勞部伍不擇器
械可謂有操刀必割之勢也彼往時所謂劉六
苻者古有燕男子之風嘗為其故虜主謀曰大
遼雖與中國通和要當十年二十年必以事撓
之使中國知吾非怯而忘戰者中國常惴惴不
自德于歲幣則大遼常有中國為之奉矣今彼
二十年間必遣泛使有要于朝廷者六苻之
謀行也嘉祐初蕭扈來請河東地界王原叔折

扈：不能對以封疆條目示之使扈歸熙寧間
蕭禧復以河東地界表而竟得地袤延千里又
往時泛使請朝廷無納元昊之和而朝廷
卒與元昊和近日蕭禧請朝廷罷兵無西討
朝廷乃為之罷兵其動如所歆日後加深至
於間者所柳敗盭刺羨勇三字近日燒權場一
事牙蘖不制謂中國柔可侮而不足憚且彼有
動如所歆也利也此年泛使歲使馬足相及至

於市井細民或指一胡兒曰是姓名某者嘗客
於吾某州某所雖未必可信蓋不可不信彼既
往來之數其視北州如其族帳中出入凡豕地
里之險易曲折人情之好惡休戚舉無不知若
夫北京無重臣如韓魏公致彼改常禮而以名
奉書安撫使無名鄉如歐陽公使彼知慕而不
敢犯守邊無宿將如王允則何承矩折衝談笑
之間奉使不擇人動則失辭坐刑之耻兵雖分

將專教而益驕且弱其教至寡有司以闕額錢
為之利府庫倉廩俱空而有坐倉之糶及時闕
月秩之錢入夏未賜春衣之歎置官專余而高
價與細民爭利 而以度牒射利市井

蕭條屋廬間道途闕而民多飢饉流離死填
溝壑又皆彼坦然身所見聞者其孰知中國虛
實不誣也是謂外患將起何謂根本方獫罔之
根本在民今河北之民實古趙魏之俗也悲歎

慷慨起則推剽掘冢趙俗然也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者魏俗然也二者至今皆然在唐一陷于四寇其畔援不義卒回與鷓土蕃俱唯以禮義感之則其自力亦復勁正不可奪唯恐其過厚所謂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商倚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者唯河北為然也今國家禮義之所感深且久矣其民乃輕于

轉徙若甘心溝壑者何也不幸天灾流行水旱之不時甚或頻年曾不間三年否則五年斯民何力以勝此灾耶嗚呼天歎抑亦人之自致乎前年兩河俱灾流民處處而居如北京十餘萬人通利軍亦不下三四萬人今年邊陲之人復罹灾繹々而來未可以數不知河北之根本果何寄耶蓋又有以誘之者矣人情舍害就利為不可強况或誘之使前哉前日河北流民多得

新田于唐鄒許汝之間者物賤役輕非河北比
今日灾歟之民其心動搖每遇無年一人投袂
而起負老襁幼隨之者百十為伍渡河而南惴
若不及安得根本之不蹶耶夫河北之所以重
于天下者非謂太行常山之險河漳滹沱之阻
也謂有吾民十世之基百年之業武于山河也
今歲蹙之去北而南舍畝而就溝塹則雖有天
險孰為之守者耶言之反此可為寒心萬一
胡塵之起吾民如盛且強則荷戈彎弓而戰者
皆兵也我之太行常山於是乎為險而河漳滹
沱於是乎於阻矣民之衛室廬保墳墓有不待
號令而奮者碩何所不免哉今日之事勢如女
奈何彼天灾流行水旱之不時亦有國之常也
其患何不見于異時而特出于今日乎蓋有以
致之然者矣漢鮑宣言富彼之民時有七亡七
死以今日事勢論之亦有七亡七死甚於宣所

陳者吾民安得不舍此而逝乎試請言之常年
錢散之上戶雖多初非^所乏散之下戶二千或一
一千無補于歲費名為二分之息而又有預子
之息聯甲之息鈔旁之息人情不免之息不知
其息竟為幾分責之於夏則請以冬為期及冬
則已晚而不勝其責貧者以累富強者以累弱
一人以累一甲一甲以累十數平人辭訟鬪爭
控拮鞭撻多常時者數倍膏田易牛撤屋鬻子

一亡也異時單丁女戶無役第四^等戶役所不及
今皆責之輸錢以弱佐強以下補上上戶易于
輸錢而樂于自恣于是快其蚕食無厭之心而
侯田侯宅且自若下戶易于効力而艱于輸錢
平歲猶勉強而足不幸凶年惡歲雖有力而不
得効必責之以年歲之錢而募游手之民由是
民皆樂去南畝而事游手游手恣于下兼并恣
于上二亡也異時羨勇取其藝而不繩之以文

安于鄉疇而不徙之州縣今保甲諷誦教法殆
如兒戲使之捨中國之法度而季羗戎之跳梁
既已蕩動其心志而又集之州縣不恤所費如
一中縣歲教保甲三千人其備弓矢供飯食一
月之中人費五千則凡亡萬五千緡人費三千
則凡亡九千緡如集之州則其費又倍之絲毫
無所補而歲亡萬千之緡其何以繼三亡也河
北之益異于他處非解州之地可巡禦非江淮

之務費煎煉或河水所淤之地不生寸草而白
鹽是生或天生鹽地百種不生而亘野皆鹽鹵
或生鹽草而火之而水之鹽立成矣 祖宗

因其俗而順其欲稅之而不推河北之民以為

祖宗甚盛德也 仁宗時王宣徽

神宗時章潭相議推之不可及潭相當國卒申
前日之謀而摧之一旦使營生之民為刑戮之
隸行商失業民居失食掩恨咨嗟四下也 仁

宗時或欲以河渡之利歸有司議者謂河渡本
以利民不可及以病民而止今有司卒以河渡
為利又兼利乎坊場使河渡少于異時而坊場
多于異時坊場之多是有司利于買名課利錢
之入也方其輸買名錢時有實封投狀之法自
謂盡善矣不知此乃投骨鬪狗之術角勝負得
者固小人之常態而河北之民為甚推剽侵奪
之風非一日故也方實封投狀時不領歲入之
實於已如何唯恐買名錢之不多於其儕輩及
其得之或破產不足以為約而奸欺抵詐上下
相蒙紛然並出唯使不逞嘯集之有地盜賊之
易于淵藪五亡也河北之民既多泛溢之苦幸
而一歲之稼不敗于波濤則起夫以完堤防如
一中縣歲輸夫錢六千緡猶大惠也若必責之
為役則其費又數倍六亡也牧野之在河北尚
矣今一切委之使編戶養馬不但損國威虧軍

客而民秣摧之外又有視効之勞不敢出入之
弊自漢已患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
男一人之事今何獨不然七亡也七亡尚可又
有七死凡民利入之源有司專之而日斲其資
一死也郡縣以文具逃責之官任蒞手不土着
之吏役鄉村者狼虎鄉村居府庫者螟螣府庫
斯民束手就斃二死也刑罰加嚴告訐之門日
多使民出蹈機穽三死也貧窮則生盜賊武事

不戢則生盜賊田野稔穀不少休息四死也天
灾流行

上恩雖厚而錢穀吏艱於蠲放閣

上恩不得下州縣怯畏不敢以民命為請寧就
流移之大費不肯捨租稅之小費凡民與其伏
田疇而被所責于鄉縣不若流移而仰哺於他
州卒於溝壑之歸五死也上之恩澤既不下
惠而下之疾苦又不得上聞諱言而言利欲詢
謀而不得議成法縣今不以戶口多少為殿最

而以歛財足否為賢愚當其水旱方至之時視
民之沒溺不敢發倉廩必待報於使者當其穀
賤可糴之時又亦不敢開倉廩以收糶而必待
報於使者使者之命來而無所及矣州縣得治
民不得救民得刑民不得養民六死也凡下之
劫甚于上之所好今民見朝廷使者州縣長
官一切以財利為事靡然爭相封殖饕餮無紀
不知禮義至於父子訟財夫婦異貨所謂諸侯
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
今見之矣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
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亦可信以矣彼嘉祐中
愿實之老今皆逝矣後生耳目慣習不復知世
間簞取事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
而無一生是謂根本方蹶然則奈何請厚本以
弭外患于未然

文集卷第二



